网络舆情事件的分析—“赛博空间”的暴力

一般来说我们00后可以说是新生代人类，得出这种结论不是因为我们的自大，反而是因为我们的谦虚。这种新生代远非一般意义上的新世纪出生的孩子，而是说在得到新技术加持下的新生儿。这种技术是我们还未出生就享有的，基础医疗系统的发展无疑极大的促成了我们的诞生。同时我们也并非是和之前人类有任何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别，而就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与之前世纪绝不同的技术-“网络”。网络和我们日常所见的技术有很大不同，传统技术都是与物质直接接触的人与物的活动，在这之中有人的智慧参与，也有物的反作用，在一种生成的强力之中我们达成自己的目的。网络则直接摒弃了这种与我们直接打交道的方式，而是通过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让我们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产生出了新的形式。这一点是及其特殊的，由人产生的技术可以能够反过来对于人的生存产生另一种可能。这与一般技术的功用性产生了这种明显的区别。

我喜欢将我们通常所说的网络空间称作赛博空间，这并不是故作高深，而是有其渊源。**“赛博是Cyber音译，源于希腊文Kyber，原意为舵手。它的含义是舵手掌握着船航行的方向，因此有掌握者、控制者，也就是领导与统治者的意思。赛博一词是在互联网等虚拟技术的发明时代背景之下，在人本有的认识之下，为了表明虚拟结构对人控制的概念。这也区别出了虚拟对人的统治与现实政治中统治者对现实的统治的差别。这一词汇是在人的认知之中自行生成的。这正是思维结构与现实世界结构的关联所自行成就的结果。”**这一段引用钱金铎老师关于网络空间现象研究中对于网络空间的定义，（狭义上来说）他把这种研究叫做“赛博空间学”。钱师本人很难用当下的社会符号编码，硬要说的话，他是一名关注未来、热切生活的查拉图斯特拉。又或者是一名以传播思想、写书为生的失业青年。言归正传，一般意义上的赛博空间就是我们大家所谓的网络空间，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文明也是一种赛博空间。这是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文明，我们和动物、植物基本无异。和网络一样，“文明赛博空间”同样也能帮助人获得存在的可能。显然相比于网络赛博空间，文化是更加本原的空间。这不仅是因为文明出现的时间，而且是由于它给我们带来了自我意识。让我们能够辨识自己，学会语言，领会生命。这是我们的发明，我们的“义肢”。回到狭义上的赛博空间，赛博空间的结构在发展初期几乎总是简单的。这一点和我们文明的历史基本上一致，初期的赛博空间关系是简单的，每一个论坛背后的评论我们相信它是代表一个现实世界的一个人的，而且几乎现实中是什么性别，性格，在赛博空间中，也基本上就是那样。而随着赛博空间的发展，赛博空间也在向着复杂化和完备化进行。这种发展是必然的，这并不一种断言，而是赛博空间自身结构所造成的。赛博空间想要继续存在就必须向内再赛博化，同时向外侵占其他赛博空间。否则我们将会停止Inter的关联。这也就是所谓的技术的毒性。赛博空间的繁复化过程致使它能够包络万象，这与我们对于网络的认知过程是基本一致的，网络从1G的传呼，2G的信息，3G的图片，4G的视频，到如今5G的物联网。我们在网络上的体验逐渐充沛、甚至冗余、过载。但是再精密的赛博空间也有它不能言说的创伤性内核。尽管这一点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但是我们难道不正是无时无刻不在这种幻象之中吗？网络也是这样，这种冗余与过载产生的景观是赛博空间繁荣的表现，但我们也知道冗余与过载的东西一般都会去那里，反正我没去过大型垃圾掩埋场。

那么赛博空间暴力是如何可能的呢？这个问题显然不是经验上的网络暴力事件出现各种原因的集合，而是一种结构上征兆的产生是怎样凸显出来的？我们经过刚才的分析了解了赛博空间的赛博化的过程，能够遇见赛博化过程的最后阶段就会出现赛博空间的暴力。暴力既来自赛博化过程本身，也来自赛博空间之间的碰撞与入侵。就在internet诞生初期一些艺术作品就表现了这种冲突的必然，《黑客帝国》、《铃音》都显示了网络空间对于现实世界的入侵的危险性。一部分人在网络赛博空间太久而选择将自己的现实肉身抛弃，同样也有一部分人抛弃完全赛博化，寻找着与技术共存的可能。虽然技术的毒性令人担忧，可能选择完全赛博化成为赛博人是较为理性的选择，但是我们也不能抛弃来自文化包容的力量。暴力的出现往往不是纯粹的目的，即使是邪恶。我们也不会把暴力看成是最为关键的，**暴力往往是作为同一化过程的手段**，就像国家暴力机器一样，它也作用于正义。所以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技术之毒性所在，那么我们就应该对症下药。

可是我没有任何信心来完成它，或者说这一开始就是愚蠢的。这是显然的，如果技术之毒性无法避免，那么我们想要治病的行为就是可笑的。无论是用技术对抗技术，以弱毒性替换强毒性，还是通过其他赛博空间的力量来完成自身的净化（这当然也是徒劳的，不过也并非不可能，但代价是惨重的，往往需要牺牲一切），这一切都只会让毒性继续蔓延而无法达到痊愈的可能。这令人失望的结果，并非是完全妥协的。倒不如说只有承认这种治疗的失败，真正的治疗才刚刚开始。

这样的宏大愿景是艰险的，我在此不可能说出什么有价值的内容。所以转而讨论具体赛博空间的暴力，会更加清晰、充实。这并不是说关于赛博空间的理论就以到此为止，而是微观、具体的赛博空间学也是赛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新冠疫情的侵袭，我国大部分教育、办公工作、行政会议都在网络上进行。这是一个发展赛博空间的重要契机，网络出色的完成了它的使命，学生、老师，大部分公司员工都自愿进行着赛博化。一切都照常运转着，直到一则报道吸引了我的注意。一名中学教师在网课上遭到网络暴力，其后在家中死亡。首先我对于事件的态度总是冷漠的，这不是说我冷血。而是担心热血可能会抹除掉事件中的关键证据。事实情况进展不出所料，网络空间的人，大都随着对于现实世界老师与学生身份的调查，进行案件的分析与评判。但他们似乎完全被现实所迷惑了，迷失在了现实丛林之中。忘记了问题开始压根就不在这里，网络会议平台、网络爆破手，网络买家，网络受害者，所有这些根本没有在现实任何层面上运作，而仅仅是作为一串串数字流在赛博空间流动。如果你仅仅把这些视作在你之外，随手拿来可用的工具，那你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你不可能离开它们同时在现代城市里生活。或者说网络赛博空间的存在真的在乎你在现实世界的感情吗？所以现实世界关系网络的分析注定是失败和软弱的，最终的裁决或许在现实世界起到了作用，但是来自网络的赛博符号还是不断的自我繁衍，寻找着下一个泄洪口，它不断的蓄积力量，在代码之中潜伏，甚至能够在一次次爆破中屡屡得手，还不会受到任何惩戒。这是新型的暴力形式，上一个这种暴力形式的阶段还是在金融经济领域。

赛博空间的暴力可以说是形成赛博空间最为重要的环节，暴力作为欲望的表达是复杂的，暴力受到欲望的牵引只是为了完成又一次的欲望循环，我们可以说暴力也是受害者之一，不过它是所有暴力受害者之中最为特殊的，受害者总会被怜悯，但是暴力从来不会，暴力也不接受怜悯。这里显然，我做了使用暴力和暴力本身的区分，为了避免误解在这里提一下，这种区分可能繁琐，但是我将说明，关于暴力的分析都是为了引出欲望这一关键要素。“欲望-暴力”在任何赛博空间它都是根本的，欲望如果不是向着创造生成的角度进发，那么为了欲望的再生产，暴力从来都是最便利的。赛博空间的欲望不是任何潜在于网络的背后的功能，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而就是欲望着它自己的欲望，故我们可以说赛博空间一切内容都在表达着欲望。现在我们可以给出结论，**网课老师遭遇到的暴力，没有任何具体施暴者。而就是赛博化的必然结果，这过程是我们欲望的结果，如果说真要有什么罪犯的话，那就是这些制造剩余欲望的我们自己。**